

元代安西王及其 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王宗维



出版社

元代安西王及其 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王宗维

兰州大学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8 号

元代安西王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王宗维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武威市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5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97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ISBN7-311-00671-6/K·75 定价: 3.30 元

前 言

回回民族是我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它是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由于伊斯兰教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各地，传教的穆斯林和我国各族人民相互融合，至明代中后期才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共同体。回回民族一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就不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并做出了自己贡献。

我国西北地区的是回回重要聚居区，总人数超过其他地区，陕甘宁尤甚。研究西北回族的来源和形成问题，是研究回族历史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这种研究必须建立在可靠资料基础之上，而且还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本世纪30年代，当中国回族史回回形成问题作为一项研究课题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时，《多桑蒙古史》汉译本问世，而且作为大学参考丛书之一推荐给人们。该书引用了波斯学者拉施特《史集》中的几段荒诞不实之辞，把西北回民的来源归之于元代安西王阿难答“笃信”伊斯兰教，从而使他属下的十五万军队也信了伊斯兰教，后发展为西北地区的回民。这里明显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阿难答是忽必烈的孙子。当时忽必烈热衷崇信藏传佛教，他的孙子有无可能对抗皇族规矩皈依伊斯兰教；第二，阿难答本人是否拥有十五万军队；第三，他是否仍然像他的父亲一样兼辖陕、甘、宁、青、四川、西藏和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统治整个西北、西南。

但是在这几个重要问题尚未弄清楚以前，有的学者就把拉施特的说法作为依据，在著作和论文中加以引用和阐发，试图解释西北回民的来源，而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目前见于著作和论文的不下百处。像《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这样权威性著作中，也承袭了这种说法。如《伊斯兰教》条中写道：

元世祖忽必烈之孙阿难答自幼信奉伊斯兰教，其所率士卒多数为穆斯林，从而使其辖区（陕、甘、宁、青等地）伊斯兰教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阿难答》条记：

自幼信奉伊斯兰教，通晓《古兰经》及伊斯兰教律。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承袭其父忙哥剌（忽必烈第三子）的安西王爵位，并称秦王，统辖陕西、四川、甘肃、宁夏等地。设王府于京兆（今陕西西安）和开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开城乡），冬居京兆，夏徙开城。他袭封安西王的28年间，在其辖地传播伊斯兰教，颇有建树。《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五章云：“阿难答幼受一回教徒之抚养，归依回教，信之颇笃，因传布回教于唐兀之地，所部士卒15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多桑》抄自《史集》，实为孤证。当时流行的汉文、蒙古文和西夏文均无类似记载，而且历元、明、清三代也无人追记其事，这不是史家忽略，而是根本就无其事。”

为了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元世祖忽必烈设立安西王的历史背景、设置经过、安西王三任世袭期间的性质、作用、权限及其有关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情况明确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就是本书的写作目的。

在窝阔台汗执政时期，陕甘宁青和新疆的部分地区，是其子阔端王统辖；后来拖雷系的蒙哥汗、忽必烈汗当政，忽必烈先以亲王领有秦地，后来也是利用经营陕西的基础夺取了汗位。至元五年，他命其第三子忙哥剌以亲王出镇陕西，控制西北。九年，立真金为太子前，封忙哥剌为安西王，后加封秦王，统辖西北西南地区。分封的目的，除原来控制西北地区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西北、西南加强灭宋的力量。这一战略目标最后实现了，安西王和安西王相府从汉水流域、西蜀四川对南宋的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南宋灭亡之际，忙哥剌逝世。忽必烈此时一方面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制的需要，同时也对忙哥剌的儿子阿难答年幼不能当大任，而其母野心勃勃，急于当权，很不放心，迟迟不下诏命阿难答继承安西王位。与此同时，罢王相府，加强行省建设，遣散军队，把原来安西王的权力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以防隐患。而王妃和阿难答则消极对抗，蓄集力量，但因大势已去，忽必烈又活了十五年之久，恢复原来王权的目的始终未能实现。因此，把忙哥剌时期的权力、兵力、辖区放在阿难答身上，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忽必烈死后，孛儿只斤帖木儿即位，是为元成宗。成宗在位十一年，阿难答的处境江河日下，生活经常发生困难，不断要求救济。成宗死，阿难答企图发动武装政变夺权，失败被杀，安西王府冷落。数年后，其子月鲁铁木儿继承王位，更是徒有其名而已。月鲁铁木儿经常与畏兀僧勾结，阴谋谋反，最后被处死。安西王历三任，各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权力相差极大，不能张冠李戴，李戴桃僵。

从阔端王在位时，蒙古高级贵族为了政治需要，就同藏

传佛教建立起密切联系。忽必烈即汗位后，尊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为国师、帝师，并把该教带入宫廷，终元之世，这一趋势在不断加强。阿难答成长，是在忽必烈在位时代，忽必烈岂能容忍与自己政治目的不同的孙子任意活动。从种种事实证明，阿难答和他的儿子不信伊斯兰教，后者是佛教徒，他是想依靠佛教恢复其祖先势力的。

西北回回有他们自己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当时随成吉思汗、窝阔台先后东来的西域色目人中的穆斯林，不少落户到西北各地。他们与其他民族杂居、错居、婚姻，在文化上逐渐接受汉文化语言的同时，而宗教信仰不仅继续坚持，而且不断传播，扩大信徒。经历数百年之久，至明代中后期，才形成西北地区的回回民族。明《万历武功录》立《回夷列传》，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西北回回的状况，同时也是西北回回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发挥政治作用的重要标志。

历史科学，最重事实。没有事实依据的传闻，总是靠不住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本书对安西王设置的背景和全部过程进行了考察，对元史中的这个问题作了系统交待。

目录

前言

一、从阔端到安西王·····	(1)
二、安西王的设置·····	(13)
三、安西王的辖区·····	(28)
四、安西王的宫邸建筑·····	(43)
五、安西王的官属·····	(57)
六、安西王的军队·····	(70)
七、安西王府的经济收入·····	(85)
八、安西王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98)
九、安西王属下的穆斯林·····	(117)
后记·····	(132)

一、从阔端王到安西王

成吉思汗自统一大漠南北，建立大蒙古国，登上汗位时起（公元1206年），就注意对中原西北地区的占领。当时，统治西北地区的主要是西夏王朝，其次是金；北宋王朝自南迁后，史称南宋，其势力仅仅拥有陕南汉水流域的一部分地区。西夏的疆域西起河西走廊的瓜、沙二州，东达秦陇高原与金为邻，南至兰州至延安一线与金不时进行争夺，北控大漠，接大蒙古汗国。金在西北地区占有京兆、鄜延、庆原、凤翔、临洮五路，自然条件比西夏王朝占领区优越。加之，西夏屏障着金五路西北，隔绝蒙古，蒙古军队对金京兆等五路的威胁，相对要缓和得多。

成吉思汗即位的前一年，蒙古军第一次向西夏的边塞进攻，掠夺了大批人口、牲畜和财产，但并未引起西夏统治者的警惕。接着又于1207年，1209年，1216年，1217年四次进攻西夏，军队由边境地区逐渐向内部深入，直逼京城中兴府（兴庆府），迫使西夏主襄宗称臣纳贡，蒙古军得到大量战利品。西夏统治者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能与邻邦金国建立起友好关系，共抗蒙古入侵，反而在1216年蒙古军经西夏所占的陕北地区进攻金鄜延路时，西夏乘机出兵配合蒙古，攻下潼关，夏金关系彻底决裂。次年，蒙古军进攻中兴府，夏主神宗遵琐逃往凉州。只是因成吉思汗将出兵远征中亚，暂时把主力军队撤离，留大将木华黎继续攻金，兼掠西

夏，西夏政权得以继续维持。

成吉思汗二十年（1225），蒙古军征服中亚的第一次战争结束，陆续东返。次年正月，成吉思汗“以西夏纳仇人亦腊喝·翔昆（亦刺合·桑昆）及不遣质子”为由，从西面向西夏占领的河西地区进攻，依次占领了黑水城（哈刺浩特）、甘州、肃州、凉州、至靖边以北的黄河九渡，^①。对西夏京城中兴府形成威逼之势。西夏各城军民虽然对蒙古军进行了英勇抵抗，肃州城使蒙古军久攻不下，成吉思汗下令“尽屠之”^②。西夏河西走廊地区的失守，不仅失去了半壁江山，而且无数人民死于战火。

二十二年（1227），成吉思汗军继续围攻西夏都城，自率师攻积石、临洮、河州、西宁，这些地方进入蒙古版图。闰五月，登扼秦陇蜀咽喉之战略要地六盘山避暑。七月，成吉思汗在灭亡西夏的前夕，死于萨里川，遗命秘不发丧。待西夏主投降后，才将死讯传开。

早在成吉思汗西征前，他已经考虑大汗的继承人问题。由于诸子争夺，遂指定“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③的三子窝阔台为大汗继承人。当时由于窝阔台在霍博之地，命四子拖雷监国。窝阔台汗元年（1229）八月，拖雷召集东西道诸王大臣会于怯绿连河上游曲雕阿兰（成吉思汗大斡耳朵）商议推举大汗，窝阔台以遗诏即汗位。

窝阔台汗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遵照遗诏灭金，而灭金必须首先巩固后方，特别是新统一的西夏地区。当时诸路军

① 《元史》卷一《太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同。

② 《元史》卷一二二《昔里斡部传》。

③ 《元史》卷二《太宗纪》。

会集凉、陇，成吉思汗西征返回时从中亚等地带来的大批诸色目兵士、各色工匠也多驻屯于此，西夏统治集团中残余的复辟势力仍然存在。为了坚守这个战略要地，窝阔台汗将自己的三子阔端安置在凉州（甘肃武威），称阔端王。为了加强阔端王的军事力量，“从也可那颜诸子管辖下的军队中将亦鲁该那颜的兄弟异密都剌带宝儿赤及雪你惕部异密连同一千雪你惕部军队及二千速勒都思部人分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①在安置后方基地的同时，遂向关中地区扩张，二年（1230）三年（1231），接连攻占凤翔、宝鸡、韩城、蒲城、京兆等城，占领关中，并命拖雷等从宝鸡出发，经汉水流域东下，攻金河南等地。蒙古大军陆续向东推进，留皇子阔端“镇西土”^②。此“西土”从河西瓜沙二州直至陕西全境，尽属于皇太子阔端王的统治之下。从陕西户县草堂寺所存阔端太子令旨碑和重阳万寿宫所存的碑文反映，阔端王对关中地区的军民事宜实行有效管辖^③。

阔端镇西土期间，还做了两件大事，对以后具有重大影响：一是招降金巩昌守将、便宜都总帅汪世显，二是邀请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及八思巴等来凉州会谈，讨论蒙古军统一西藏的问题。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六四《汪世显传》：

汪世显，字仲明，巩昌盐川镇人，……系出汪古部族，遂氏汪。……（金）正大六年（1229），金廷以巩州

^①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等译第380—38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② 《元史》卷一二三《赵阿哥潘传》。此“镇西土”三字不包括天山南北，下文概念同此。

^③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

地当冲要，升为巩昌府，以完颜仲德为府总帅，世显改兼治中。……八年（1231）仲德以便宜总帅进行省事，集临洮、庆阳二十四城将士吏民数万保据西和州（甘肃省西和）石门山，依险为治。……天兴元年（1232），蒙兀大举伐汴，仲德将三千人入援，以留事，付世显。及仲德勤王师溃，世显遂代为便宜都总帅。……蒙兀斡哥歹汗之八年（1236）十月^①，皇子阔端徇地至西和，遣人招降。世显集诸将议曰：“宗祀已矣，吾何爱一死，顾十万人命悬于吾手。”……乃帅僚佐耆老持牛羊酒币迎谒军门。阔端诘之曰：“吾国军所至，无敢抗颜行者，尔来何后也？”对曰：“臣不敢背主卖国耳。”阔端曰：“金亡已久，尔主安在。”曰：“大军迭集，莫知适从，惟殿下神武不杀，故敢以阖城军民、托命。”阔端大悦，饬其下秋毫毋犯。比世显诘旦诣行帐，即承制锡以章服，仍其故官，从以南征，断嘉陵江路。明年秋，捧大安东。

参照《元史》卷一五五《汪世显传》，阔端招降汪世显部，也是以“仁武不杀”取得汪世显的信任，才尽得其众的。

阔端王招降汪世显，不仅统一了临洮、庆阳等二十四城的土地，获得了十万将士吏民，彻底消灭了金朝在西北地区的势力，使“西土”连为一片；而且更重要地是占领西和后，蒙古军可以顺西汉水而下，经石门（陕西略阳西北）、大安（陕西洋平关北），至四川之利州（广元）、绵州（绵阳），直达成都，打开了进军四川，从西侧夹击南宋的大门，汪世显所部也成了蒙古军进攻四川的先锋和后备力量。窝阔台汗八

^① 此八年十月，据《元史·太宗纪》为七年十一月。

年(1236)十月,阔端入成都。十三年(1241),宋四川守将陈隆之自言有众百万,向蒙军挑战。阔端招世显等诸将议,遂令进薄其城,擒获陈隆之。“阔端嘉其功”。乃马真后二年(1243)“阔端召世显赴行营,承乃蛮真可敦制,赐虎符、锦衣、玉带,真拜便宜都总帅,手教命秦巩定西金兰洮会环隆庆阳平凉顺德镇戎原阶成岷叠西资等二十四城,并听节制。”^①“承制以(临洮吐蕃人)阿哥昌为叠州安抚使。时兵兴,城无居人,至则招逃亡立城垒,课耕桑以安辑之。”^②叠州即今甘肃迭部县,属松潘。阿哥昌父子随汪世显部降阔端,子阿哥潘随大军入蜀,昌任叠州安抚使,不仅从侧翼保卫了蒙古入川军,而且为向吐蕃地区发展建立了要塞。

其次,叙述阔端与萨迦派大师萨班及八思巴的关系。

成吉思汗西征回军途中,就曾有统一吐蕃的动机。窝阔台即位后,将三子阔端安置于凉州,“以镇西土”。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阔端王在四川的军事进攻取得重大胜利之后,返回凉州,派部将多达那波进入藏区,想寻找一位有学问的高僧,代表藏区与阔端王商议吐蕃归顺蒙古大汗的事宜。多达那波经过广泛、深入的了解,在给阔端王《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中称:“在边野的藏区,僧加团体的甘丹派(噶当派)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噶举派)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积空·敬安(止贡噶举派的京俄)为尊;通晓佛法以萨迦·班抵达(萨迦派首领)为精。”^③请求阔端决定,迎谁为宜。

① 《蒙兀儿史记》卷六四《汪世显传》。

② 《元史》卷一二二《赵阿哥潘传》。

③ 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第88—89页,民族出版社,1983年。

当时正值窝阔台汗病重，阔端立即命多达那波回师，自己前往和林。

乃马真后三年（1244），阔端又派多达那波带着他的书信去请萨迦·班抵达。信中说：“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领西方众僧。”^①当时萨迦班抵达已六十三岁，为了赴约，除自己要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外，先派他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经拉萨前往凉州，于次年到达，而他自己于第三年（1246）八月才到凉州。这时正巧阔端王在和林参加推举大汗的会议。至贵由汗即位后，于1247年初才回到凉州，与萨班开始会谈。

这次会谈，双方是诚实、坦率、愉快的。萨班向阔端王介绍了许多佛教教法，阔端十分高兴。会谈结果，从《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中可以反映其梗概。兹摘录如下：

余为弘扬佛教，体念众生，更顾念操蕃语之众，来霍尔地方。召余前来之大施主极为欣然曰：“八思巴兄弟如此年幼，能偕从人一道迺来，吾已深思矣。尔系以首归附，他人咸系以足降顺者；尔为吾所召来，他人则系惊惧而来，此情吾岂不知乎！……尔若护以圣教，则释迦牟尼之教岂有不遍弘海内者。……

要言之，此霍尔之军旅无算，窃以为瞻部洲已悉入其辖土矣。顺彼者与彼共苦乐，心怀厌恶不遵功令而空言归顺则不许，且终有因而覆灭者。……

又谓：“若能遵行功令，则尔等之地，各处部众原有之官员仍然加委供职，召萨迦之金字、银字使者来，吾

^① 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等译《萨迦世系史》第80—8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任之为达鲁花赤极为妥当。此事可广事宣谕，应派干练之使者从事之。另将各地官员姓名、部众数字、贡物之量缮写三份，一送吾处，一方萨迦，一由各地长官执掌。并书志某已降，某未降。若未分别，则恐于未降者之祸殃及已降者。萨加金字使与各地官员善为商榷，利乐众生有情，勿擅作威福；各地长官亦毋不与萨迦金字使议而擅权自主。……”

汗于余关切愈常，故全国、蕃、畏吾尔、西夏等地之善知识大德，各地人士均目为奇异，前来听经，极为虔敬。吾等来此之人，勿劳操心霍尔将如何对待，均甚为关切，待之甚厚，余之安全其放心，勿劳关注可也。^①

从这封书信中可以看出，通过双方和谐、亲密的会谈，确定了蒙、蕃关系的重要原则：西藏地区从此开始统一于蒙古大汗，西藏僧俗官员都要经过大蒙古国的任命或认可，各部各教派属民要向蒙古汗国履行纳税当差的义务。换句话说，西藏从此开始就逐渐成为蒙古汗国—元朝的一个部分。

贵由汗三年（1248），大蒙古汗庭发生了拖雷系和窝阔台系子孙们争夺汗位的激烈斗争。在拔都的支持下，拖雷的儿子蒙哥击败窝阔台系的子孙们，于1251年即了汗位。与此同时，阔端病死于凉州，萨迦班智达也相继去世。阔端的王位由其三子只必贴木儿继承。

在拖雷系同窝阔台系争夺汗位的斗争中，他们的儿子蒙哥和阔端之间并没有对立起来，至少矛盾还没有公开化。据

^① 此书王尧先生从藏文译出，兹引自王辅仁先生《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第30页注⑩。上引《萨迦世系史》第91—94页所引，与此略有差别。

说，“阔端和拖雷汗诸子十分友好。当窝阔台的兀鲁黑同蒙哥合罕发生内讧时，阔端没有背叛蒙哥合罕，因此，当蒙哥合罕将他们的军队分掉时，如前所述，隶属于阔端的那些[军队]仍归他管辖。[后来]忽必烈也继续把军队交给他们的儿子们管辖。”^① 不管怎样，蒙哥汗对西藏的政策，仍按着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谈判的成果发展，蒙古汗对西藏的管辖逐步加强。

阔端王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手里获得了“西土”这一大片领地，又通过自己努力，先招降金将汪世显，不仅得到了秦巩等二十四城，还打开通往四川的大门，把军队伸入四川，占领了川西平原。接着又请萨迦班智达至凉州，通过谈判，辅平了统一吐蕃各部的大路。他近二十年的努力，实际上为后来安西王封地奠定了基础。

拖雷的长子蒙哥取得了政权后，对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原有的辖地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削弱其势力，使其对大汗位不至构成威胁，仅对当时在汗位斗争中同情过蒙哥的阔端第三子只必贴木儿，使其继承阔端王位，史称只必贴木儿王；次子蒙哥都，使“分其父阔端西凉府迤西之地，命侍其祖母乞儿吉思忽贴尼可敦（窝阔台汗妻）居之。”^②，阔端的其余辖地尽归蒙哥汗统治。

蒙哥汗驻守和林，以其三弟“最长且贤”，“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③，“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世祖（忽必烈）

①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等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81页。

② 《蒙兀儿史记》卷三七《阔端太子传》；《元史》卷三《宪宗纪》。

③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总之”^①。但对其总不放心。接着，蒙哥大封同姓，“敕世祖于南京（南京路，治开封）、关中自择其一”。姚枢以为：“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涸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上愿有关中。”蒙哥又说：“是地户寡，河南怀孟地狭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内。”^②蒙哥汗三年（1253），忽必烈以至尊且贵的亲王，“出王秦中”^③，这是大蒙古国在关中封王的开始，仍称宗王，后史称“秦王”。

忽必烈受封后，即至京兆。当时，“京兆控制陇蜀，诸王（宗王）贵藩分布左右，民杀羌戎，尤号难治。”^④早在窝阔台汗时期，曾将河中、陕西诸路赐拖雷五子旭烈兀为分地，未赴^⑤，其艰难可想而知。忽必烈面临重重困难，于蒙哥汗四年（1254）开始经营关中：遣王府尚书姚枢立京兆宣抚司^⑥；“奏以廉希宪、商挺宣抚陕西，以（赵）良弼参议司事”^⑦；“姚枢为劝农使，教民耕种”^⑧；“又思所以教化秦人，乃召（许）衡为京兆提学”^⑨，兴办教育。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将当时驻兵于京兆，争相筑第，攀比豪侈的蒙古贵族将领分遣于兴元（陕西汉中）诸州。“旬月之间，民大和浹，道不拾遗。”后，姚枢由六盘求居关中，“教使劝农，身至八州诸县，谕上重农之旨。凡今关中桑成列者，皆所训植。”^⑩又办凤翔屯田，安

① 《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

② 姚燧《牧庵集》卷十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③ 《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④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⑤ 柯绍忞《新元史》卷一〇八《拖雷传》。

⑥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⑦ 《元史》卷一五九《赵良弼传》。

⑧ 《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⑨ 《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⑩ 姚燧《牧庵集》卷十五，《姚文献公神道碑》。